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卷七十六

宋 黃震 撰

申明七

撫州兼江西提舉

咸淳八年八月十一日交印

申御史臺斷吉州郭劉吉妄訴陳成狀

照對郭劉吉經御史臺訴陳層五名成三經刺配故正
事雖止作鬧致奉臺判決脊刺旗押充邊軍今面審乃
不曾配一且不曾三於何有然事準臺判得實方可回

申勒詞幹郭劉吉將陳成當廳對衆視驗面上有無字
跡背上有無杖痕責狀明說有無分曉訖却施行尋勒
郭劉吉當廳對衆視驗陳層五有無字跡杖痕責據郭
劉吉供析奉書判更供背上有杖痕只一句尋再責郭
劉吉供述奉書判若用藥脫了須有痕跡皮不全仰再
供只今不伏送勘續又據郭劉吉供及針筆匠鄧喜雜
職黃亮供陳層五即無字跡杖痕奉書判郭劉吉經御
史臺訴陳成三經刺配今當廳將陳成眷視面上無字

跡有針筆匠責驗狀託脊上無杖痕有杖直責驗狀託
郭劉吉已責狀說面上無字却又說背上曾受杖被其
用藥脫去世有用藥脫面上之字者矣未有用藥脫背
上之痕者也字本無痕因用藥尚且有痕杖本有痕安
得因用藥反更無痕郭劉吉不由次第官司敢經御史
臺脫訴以不曾受杖之百姓為三經刺配之吏人一點
未足以盡其欺罔之罪姑與從輕勘杖一百陳成是百
姓放令自便回申御史臺照會湏至具申

申臺并戶部戴槐妄訴狀

照對陳定甫有田二十六契典在戴槐家咸淳四年以後
經官取贖初詞在縣止乞勒戴槐照契領錢放贖其後
有馬仲者教以官會紐錢前政方運判以前後所立之
契並寫典錢即無以會紐錢之說且謂楮幣之行朝廷
之法其他入納斷斷乎皆不可違獨民間自行交易一
項叅之人情元是見錢典者以見錢贖元是官會典者
以官會贖錢會中半者以錢會中半贖正恐奸民借此

為昏賴之計官憑文書陳定甫豈應以虛詞求勝其後
陳定甫無錢取贖徒以會價之說却持官司方運使遂
將教唆人馬仲斷配訖陳定甫再經部脫詞今任鍾運
使施詳元案再行審訂所斷與方運使元斷一同陳定
甫又復經御史臺送本司贖田且經刑部送本司訴本
府及漕司元承行人吏云有乞取吏人乞取固是常情
然本司前政已曾追到吏卒金仁傑鄒俊并詞人所指
見證過付人胡清宋子武秦百六今來勒與詞人供對

不惟吏人不認而所謂見證人並稱無之要之贖田小事又陳定甫訟而失理未必有大錢行賂不過因本府運司皆以其詞為非故借訴吏人以泄忿耳此事之枝節也正事只在贖田贖田合照元約元約是錢只合還錢何必經臺經部訴帥府訴運司空為多事如此哉訴吏之事見證人以為無官司不可強以為有已追到人并牒還各司聽候示詞人陳定甫且理正事且照元約齋見錢到本司當與取贖陳定甫之錢朝以到則戴槐

之典業夕當還陳定甫之錢夕以到則戴槐之典業朝當還對衆當廳兩相分付甚徑事也陳定甫若不肯行正路必欲以奇計設疑兵打空陣子嬉不過又經臺經部添訴提舉司如前日訴運司而已本司却亦換爾心腸不得惟有聽之而已陳定甫戴槐並照元監齋錢贖田先回申御史臺及刑部照應仍牒報運司次據陳定甫入到事狀呈奉書判元詞欲贖田者陳定甫也陳定甫既於久訟之後自悔無益欲與元典業主戴槐戴仁

傑父子自行議贖不敢再有紊煩官司亦何幸如之大
凡贖田本是親舊鄰里暫且交易之事不得已而後有
爭今爭既無益徒然彼此淘汰而欲仍舊在私自為區
處則他人不必再追問矣聽從其便回申御史臺照應
須至具申

按新城縣令蹇雄申省狀

照對八月十一日交領提舉司職事據欄轎狀訴建昌
軍新城縣官吏料抑義米乞取不法事本司繼即追到

縣吏饒恭陳興據供去年六月十一日知縣將米一千石市斛付缸戶趙生等裝載出縣界外發糶得官會一萬五千貫裝發綱解及施照本軍徐通判元申本司去年六月黎中言等正訴上件事則指為移糶義米且謂以官價平糶於本縣者止三十餘斛以時價私糶於境外者乃八百餘斛此事縱如縣吏之供錢充綱解是亦荒年奪民之食於理已甚不可矣又據饒恭陳興供知縣每遇人戶納義米除正數外每石再收一斛作知縣

食利米納宅庫支用是既有官收之義倉又有私收之義倉於法又大不可矣其他據供繳由錢錄牌錢銷號錢以應副知縣科買及日逐納宅市買及供曾買綿三十把鄉民支錢反以綿租為名禁之於獄終不還分文者皆其細也不敢一一縷瀆公朝之聽竊見從事郎特差充建昌軍新城縣令蹇雄雖小有才既貪且暴去歲當飢荒之時數抑鄉落大興花園青冊催科每取十貫巡卒四擾於鄉落民不堪命至有橫村等處哨聚抗拒

雄捕獲數內曾四三一名先用火炮繼浸渠塘人既困
頓乃脫申本軍乞差劄子下邑斬首郡守謹審不從適
踈決官至釋之出獄即死此人既死鄰黨瀕洞雄又飛
申本軍請兵勦殺牌遞旁午張皇萬狀反欲覬覦收捕
之功以為欺罔免削之舉郡守遣人體實知其不然鎮
以安靜徐為榜諭民始釋疑若郡守不善處之一邑生
靈之命當何如哉然亦自此官民相疑上三鄉至今關
結不受官司約束貪暴之弊關係如此及某今次發覺

追吏之後乃有本縣饒倫等三十七人到司舉留知縣
某喚之近案問以誰實使來衆皆語塞即令當廳實供
乃稱知縣使宅庫丁定脅使縣市諸行每家出錢一貫
每行遣人二名又買使久居縣前打話公事人饒倫為
引領投狀以冀解釋雄之作偽心勞有如此者某除已
將縣吏饒恭陳興等斷遣外惟是鄉民尚有未安之心
則縣令無復可留之理所合據實具申欲望公朝特賜
敷奏將雄放罷施行

咸淳八年歲終特薦州縣官申省狀

某須叨誤渥暫攝常平當歲終有會之時莫切於考實
人牧之事深惟人才生生不息無不自小官而獲進用
亦無不自長吏而獲轉聞某自領事以來早夜詢訪合
江西一路先得六十人其間固亦有科甲前名已經錄
用者今此分倅諸郡果有政績雖知僭越理不敢不并
以名聞通判如隆興府熊震龍之通暢精明羅大椿之
老成純厚滕岩瞻之開爽溫雅吉州余東之清介練歷

何夢桂之明暢廉靜撫州黃與仁之端重明練呂圻之
學行端方贛州曾大發之操修嚴正有守建昌軍涂演
之勤敏多惠皆貳郡而有其實者也教授如袁州李漸
之士論歸重吉州程申之之操修端謹瑞州林永年之
端凝和粹南安軍黃明豐之素行純實臨江軍余世昌
之醇茂有文建昌軍周三異之端重粹明章又新之簡
重朴實皆分教而有其實者也判官如瑞州丘富國之
詳明正直臨江軍陳琥之明練勤敏撫州李龍金之端

靖詳明江州陶應元之端方公正皆贊畫而有其實者也錄參如瑞州邢桐孫之明練有才如隆興熊應申之詳明得譽江州張杲之惻怛詳審瑞州楊承翁之通暢辦事臨江軍張自之敏捷文華皆治獄而有其實者也司戶如瑞州劉應桂之勤敏適用司法如南安黃堅之公廉有守皆為郡僚而有其實者也至若親民尤莫急於縣而試吏尤莫難於縣豐城凋邑也黃吳老為之踰年賦役俱平紀綱大振吉水劇邑也鄭聞孫為之踰年

政役備修精采頓異興國荒邑也窮鄉頑拒不受政役
何時為之數月聲聞立起於素不率化之鄉立之師以
教其子弟民知向化瑞金窮邑也流民搶掠謂之出甲
田子鎮為之數月勸誘有方有罪以種桑聽贖爭役以
種桑多寡為先後民知務本南豐頑民嘗殘燬之邑也
楊休撫定其亂再造此邑四年之久一方惴服如揚眉
孫宰高安公介清勤徐思訛宰上高廉勤平易翁仲德
宰永新不畏疆禦黃桂宰南康才略優裕張鉉宰靖安

廉整有條汪塾宰萬安和平安靖胡岩如宰進賢正直
安詳陳自然宰奉新嚴肅整齊黃公立之宰雩都詳明
振職洪汾之宰安遠詳重得體凡皆作邑有聲尤不容
不薦縣丞則進賢有吳君召分寧有郭巨用皆究心水
利措置有方樂安有黃申明潔無私廬陵有羅鈞端實
有才主簿則危順吉在豐城以材華稱董殊在吉水以
賢廉稱趙崇鈞在崇仁以和平稱趙崇燦在宜黃以廉
謹稱趙時夫在南城以廉靖厯練稱縣尉則王應龍在

進賢以才幹稱趙必垓在大治以廉明稱羅可權在寧
都以才美稱羅應新在清江以俊拔稱袁端祥在湖口
以才廉稱陳子升在南城以清俊稱喻元在高安以才
諳稱何晉在上高以廉能稱婁南良在萬載莫雷顯在
通山皆以廉謹有志稱凡皆筮仕有立亦不容於不薦
其智識不明聞見不廣獨以平生鄙見謂天下事非得
人才不可人才非自小官時察之不可偶因兼權常平
司職事適當歲終謹以來之衆論者申聞如右欲望公

朝特賜敷奏以備他日選用之數

又歲終劾官狀

照對某暫攝常平毫髮無補僭以歲終有會之法類申
本路同官之賢間有不才亦宜汰去姑先寢者以警其
餘袁州萬載縣丞石應雷貪暴非一嘗檢校彭祥甫家
卑幼業勒取錢三千貫勒賣卑幼業人每田百把取錢
百貫為廳子袁晉等過付反違法自擅沒田入縣學以
掩衆議卑幼者其何辜吉州安福縣主簿權縣事趙必

徽亦貪非一嘗與寄居揚州趙司戶及前撫州趙司戶
相朋為奸每斷鎖一人取錢五十貫僉狀一紙每收錢
一貫其苟賤如此及多差吏卒入鄉行劫民不聊生吉
州廬陵縣尉趙必淳每一下鄉擾民無藝嘗以其親戚
姓江人同行公事諧價必以姓江人任責凡此三人皆
無顧藉如蒙公朝特賜敷奏將各官放罷庶幾民怨稍
伸內石應雷趙必徽遇赦未許放行參注伏候指揮

黃氏日抄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黃氏日抄卷七十八

詳校官中書

臣康綸鈞

侍讀

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楊懋珩

校對官監丞

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

臣史殿映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卷七十七

宋 黃震 撰

申明

浙東提舉

團結申省昭會狀

照對近隄省劄今措置團結亭丁事當此時難未寧團
結為急領命之後即日夕究心實緣亭戶積年不得本
錢逃亡已多今春饑困之極相挺作過所在騷動被殺

傷者數多及官府捕斬與逃竄山谷者亦多沿海亭場
委是大段狼狽本司首行招集繼即撫諭令其親到本
司當面散還舊欠本錢六十一萬三千五百五十八貫
二百五十文十八畧官會方得亭戶漸次回家雖人丁
稀少頓非前比而流離歸復漸成生聚方此作急團結
非常時止將見在人戶便可團結者比也所合先申朝
省照會俟候團結了畢即便以實具申某雖庸懦非才
而承準管幹不敢不以其實

申省寬鹽課狀

三月十七日恭準省劄今某置司慶元專一團結亭丁者照得沿海亭民積年被官吏推剝並不曾有本錢到亭戶之手反日事鞭撻倍數取鹽以此亭民不勝其苦流亡大半徒有季侍郎虛復祖額空見文移今歲饑荒無所謀食官吏酷虐如故於是萌等死之心所在相挺為盜殺傷死亡者十居二三及官兵追捕逃竄與官司施行不存者又十居其二三見今雖一面招喚作急團

結諸場委是敗壞殘零見存無幾區區欲望朝廷特寬
鹽課期限兩月免行督責容某一面多方招集流亡散
還前此未散本錢再新整頓鹽課候見端緒別具申聞
必先有於此寬恤流亡者再歸方得團結就緒四月十
一日準省劄照得浙東黃提舉以團結亭丁乞特寬鹽
課兩月合議行下劄付本司特與寬展鹽課壹月仍於
向後趲補準此

申免茶鹽分司狀

照對本朝常平茶鹽一路置一提舉官各州置一主管
官脈絡相關事無不辦本路近因晚報慶元府分司為
分司者皆是小官赫然自振監司之體吏卒數百牌匾
專人紛然四出亭戶田廬剝賣既盡無以應其誅求則
又預將鹽倉所管亭戶將來合得本錢先自私借分擘
名曰文憑錢本錢既充文憑鹽課惟事剋取以致流亡
大半課額頓虧至今年春遂群起為盜矣分司吏卒不
惟刻害亭戶尤更荼毒百姓凡編戶稍有衣食之家無

不括類姓名預入網羅待有私鹽徧行通法獄子承勾錢動以萬計況於案吏抑又可知以致被害之家不至於淪洗罄盡不止年復一年田里蕩析至今春而貧民亦四起相挺為盜矣近者恭覲朝省將茶鹽法盡復祖宗舊制斯民欣若更生某以一介疎庸適當其時偶然承乏充提舉官遂即布宣德意將分司吏卒汰而遣之訪求所謂文憑錢等諸色之弊革而絕之凡亭戶本錢及綱梢水脚錢等皆散而與之應有行移盡照祖宗

舊制付之主管官慶元府通判廳亭戶之伶仃僅存者
近幸漸漸復業編民之被苦無訴者亦無不感戴聖恩
惟是省罷分司明文至今未準行下分司羣小磨牙搥
毒以伺覆出竊照世道不古官吏之害民者固多矣所
在害民惟分司為甚蓋縣之官吏害民民戶可以訴之
州州之官吏害民民戶可以訴之監司監司之官吏害
民臺諫可以覺察惟分司底身於監司之下而肆志於
州縣之上不特人戶赴愬之無所抑亦朝廷覺察之不

及古語所謂雖佛出也救不得惟自朝廷明賜省罷盡
與掃除尚可少甦民瘼以救根本區區欲望鈞慈痛念
時艱深體國脉特賜檢今年三月一日寬卹指揮盡還
祖宗舊制速將慶元府分司省罷劄本司照應使人戶
曉然知分司不復再置庶幾羣小退聽而百姓安心不
勝公私之幸

申已斷亭戶徐二百九等

照對某三月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置司慶元府專一

團結諸場鹽丁出時鹽丁飢困挺亂千里驚擾某即時
布宣德意盡還亭戶舊錢遍榜撫諭招集又得沿海制
司到處捕斬戮其首而赦其餘及制使陳尚書解任之
後某又據鳴鶴鄉羅會龍舉訴鳴鶴鹽丁為首未追之
人某即追到為首徐二百九次為首葉三千四兩各各
行斷配永鎖水軍寨大榜撫定其餘應隨從借糧之徒
各仰安心着業更無追擾訖即此一番擾亂亭戶死於
制司之捕斬及死於編民之讐殺及見行拘鎖諸寨者

已不下二百餘人其餘趕逐墜水顛踣道途飢餓而死
者又不可勝計亦非小變矣近來諸場鹽丁忽又喧傳
臺部受豪富詞狀行下制司欲差大軍追捕謂官司元
行為不信任人懷等死出語無狀事之虛實雖不可知萬
一有之則亂者再起實於某先來團結撫定之事兩不
相干在某亦安能再行招集前言不信撫諭無策所合
先具申聞伏望鈞慈軫念時艱之定亂與承平官司之
受詞事體不同特賜劄下所屬

申乞免場官責罰狀

照對某近者選辟場官多不肯就因考其所以然乃知
諸場所趨者見額朝省所課者祖額額不及祖罰有科
條祖額無可足之期鹽場無不罰之官或數年不得批
書或屢郊方可叙復人多愛身故不就辟某謂此作法
之弊求益反損而祖額所以愈虧也失今不救弊且愈
極敢僭陳之夫所謂祖額者乾淳時亭戶情願就賣之
鹽數也方是時吏道清明風俗醇厚柴薪工食之費皆

賤而七百七十足陌見錢買鹽之價甚高編民一歲方有登熟之時亭戶無一日非其登熟之時天下生產作業未有樂於亭戶者也故人人願為亭戶日日常有納鹽輻輳而至自然充溢朝省何嘗元有此數而求其足額也哉夫所謂見額者近年來官司數派亭戶抑納之鹽數也蓋自貪官成習風俗大變柴薪工食之價十倍疇昔折閱低減名曰買鹽之會百陌不曾入手編民或祖孫屢世不識官司亭戶無一日不受官司杖責天下

有生之類未有苦於亭戶者也故逃亡已過大半存者
饑因為盜苦楚而得日就虧少朝省雖歲歲坐下祖額
何嘗一歲能強其稍就髣髴也哉以某今來親考其實
雖其見額尚是近歲俗吏捏合之虛名而況祖額豈可
每歲坐定監官之實罰蓋鹽額之虧久已狼狽季侍郎
劉侍郎諸人為提舉官自詭興利以媚時宰差刻薄少
年行推排虐政掩逃亡而不言抑見在以增數甚至餘
姚局章支鹽行石堰西場以上岸山地水田推排鹵地

鹽袋亭戶賣上岸之產以買納虛增之鹽產業既盡鹽
無可買有如地名洋浦楊大卿諸族衣巾藍縷日來泣
告者比比皆然以此雖近歲之見額亦無一歲曾及額
矣况祖額乎事若不求其本而求其末何可望其有得
哉某嘗觀先正楊龜山上書云臣嘗任蕭山縣令有錢
清鹽場亭戶多逃亡至追捕拘繫之蓋鹽之入官一觔
不過四五錢計其工力之費十不償其二三若以龜山
此時虧折之奏安得再有乾淳盛時登羨之額正緣南

渡以後護養根本民生樂業鹽額所以再登今當敗壞
之極乃不思根本之計徒責今日以乾淳之課白陷場
官以無辜之罰使銓選注授之官望望不敢嚮而江湖
乞丐之靡往往充權攝此曹得志如以虎牧羊亭戶日
益消則鹽課日益虧矣其所謂作法之弊求益反損而
益課愈虧者此也區區欲望鈞慈矜念空罰監官之無
益徒虧鹽課之有害當此時艱盡除苛繞見催不及元
員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
卷七十七

八

退聽正任之官盡職庶幾平明之理且亦更化之助

乞祠申狀

照對本司十餘年來皆附紹興府兼管正以自季侍郎
置皂冊獻羨餘之後不可自為司存今春鹽丁擾亂蒙
被省劄置司慶元府團結鹽丁鹽丁既定團結既辦申
乞將提舉司仍附紹興府兼管將某仍舊予祠未蒙從
申念某見今病瘁兼旬飲食不進實已不可支持不免
具狀控申欲望公朝特賜敷奏將某姑與祠祿以便將

理下情不勝皇懼俯伏俟命之至

辭免回司乞祠狀

六月二十八日準六月二十二日尚書省劄子以某團
結了畢令回司紹興府事某昨準行下團結至五月十
六日慶元紹興二十場團結帳冊先辦雖曾申乞回司
繼因契勘本司自季提舉大更革之後不可自立司存
撥附紹興府兼管已一十餘年縱是回司委難存立遂
於六月十四日因台州崇安府六易長厚司結齊呈申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
卷七十七

九

乞照季提舉更革以後定例仍附紹興府兼管將其仍
舊予祠繼又於六月二十日再具狀申乞分明今來忽
準前件指勘合日行下令某回司竊照某身備使令敢
不惟命但提舉司附紹興府乃季提舉更革後一定難
復之久到提舉司再置專司乃今春因鹽丁擾亂一時
暫令團結之將委今團結已畢若便回司將以何為司
存某非不願遵稟委是無緣可以遵稟某疊瀆鈞聽除
已席藁待罪外欲望鈞慈洞案司存無可立之資檢會

兼附有久定之例特賜矜從某屢申將提舉司仍附紹興府兼管某今亦無復敢望祠祿惟有拱俟誅斥施行
辭免除直寶章閣兼紹興府長史申狀

七月初二日酉時恭準六月二十八日尚書省劄子除某直寶章閣依舊浙東提舉兼紹興府長史某叨恩非分聞命震驚命出公朝所當遵稟有關係合下行申明
蓋我宋所以立國者其紀綱有二在內以臺諫為紀綱
自宰相以下皆得劾之在外以鹽司為紀綱自宰輔出

為藩府以下皆得劾之外之監司雖不可比內之臺諫而關係朝廷之紀綱則一也某人雖庸陋無比職則和預監司今若使兼紹興府長史是以監司而反為藩府之幕屬公朝合思所以為紀綱之計矣況自賈平章當國每以禮數之辭免黜覘人心之向背遂以彈擊大臣之地反為勸留大臣之首臺諫紀綱幾於大壞幸而更化紀綱復存又自賈平章初為制閫收拾中朝斥絕之人假以淮甸監司之稱日入揚州之僉幕閫自同兼僉

之簿尉監司紀綱遂至大壞目今閭事所不忍言其今日所承乏者內地之監司也紀綱幸而獨未壞者也若更壞之如紀綱何雖曰以宗王而出鎮異於尋常之藩府然監司之設原於前漢以六百石吏每秋分察郡國郡則今之太守也國則漢世親王之封建者也豈以親王出鎮而獨不在監司按察之數兼照宗王仁心大度世莫與比獨因貴重人莫得見地之奸豪展轉影旁以擾害吾民者宗王皆不得而知如填塞陂湖如豪奪民產

皆本司所當究治正以時艱未遑檢舉今若與之為屬其誰與理此又如民寃何且某若身在班底或見為他郡使某為紹興長史不敢辭也今見任浙東提舉而使某兼紹興府長史則決所不敢受也家都承前日自班行被命於紀綱無關不當辭而反辭某見為提舉官於紀綱有關若當辭而反不辭是使內地之監司紀綱又壞實自某始又如廉耻何欲望鈞慈上念朝廷之紀綱下念小吏之廉耻竟自選差見不為本路監司之官以

任紹興府長史之職委為允當某既不為紹興府長史其直寶章閣恩命實亦不敢祇受所有省劄一道見寄留慶元府軍資庫外

第二申

照對某七月二十三日準尚書省劄子催某回司紹興府併供兼職某竊照此係兩事回司乃某始初申請兼見今置司湖亭止有水中亭子三間風雨飄搖不可居止移司人從口糧垂竭日夕焦熬豈不願早早回司實

緣續準兼紹興府長史之命某既係見任浙東提舉不當兼任紹興府幕屬之職雖已詳具紀綱關係之說中顛控辭未蒙行下所以雖欲回司而不可得有乞祠得罪而已今來再準催促自當擇日回司但兼職決不敢受念某平生慙直必不可受而後敢辭往歲曾差某充兩浙鹽事幹官又曾差某鎮江等三郡公田分司幹官某恐成害民力辭不受時相務在必行以威相臨尚蒙矜亮免差況今更化中外皆許直言敢望鈞慈念聖朝

待士大夫以禮而匹夫不可奪志明賜劄下免令兼職
不勝萬幸

第三申

照對某三月初九日準二月二十九日省劄除某浙東
提舉置司慶元府團結鹽丁已於四月初一日據住司
發到牌印管幹訖至七月初二日準六月二十八日省
劄除某直寶章閣仍舊浙東提舉兼紹興府長史某以
提舉忝預監司若為藩府寮屬於朝廷紀綱有妨即將

省劄一道寄畱慶元府具申朝省控辭未準回降間至七月二十三日又準尚書省劄子契勘催某回司紹興府兼供紹興府長史職事某即具申乞免兼長史即當擇日回司未準回降間又準省劄備坐勘會國家多事擇地避事不即到官如更違戾從御史臺覺察令某疾速前去交割某竊照提舉官係浙東監司之列紹興府係浙東屬郡長史又係紹興府屬官某以紀綱有係所以雖欲黽勉拜命而不可得今蒙指揮以為違戾某委

因有妨國家紀綱不敢供職分明士大夫可殺而不可辱匹夫不可奪志古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其實亦不敢往分明若得免兼長史則朝聞命而夕回司矣即不敢擇地避事區區螻蟻之忱無以上格乾坤之聽甘俟御史臺覺察

申省乞免諸司委送

照對某昨準省劄備奉聖旨指揮令某置司慶元府專一團結亭丁蓋以亭丁挺亂急行招諭自此朝夕措置

未有寸暇今來乃蒙省部諸司符牒紛來責令催督諸處州縣財賦竊照此事有不敢奉命者五蓋諸處官司皆屬省部應干公移皆可直達省部之尊正不待反借外司而後可行徒添轉摺有擾無益一也究其本源蓋因舊來承平日久間有各處期限不應以本司近在紹興間亦委令催其違限今本司見留慶元道途隔涉愈見稽違二也承平之弊每遇一事徧牒諸司互為程督繼又轉生枝節反牒帖添差通判聽等處追督諸司責

其違慢自此諸司各以符移而歸之州州則合諸司之符移而歸之縣縣則盡以諸司本州之符移而歸之民極而至於民則無復可以轉行推托之地家破人亡亂階由此今為何時尚循故習三也近年文移太繁物極則反當此時艱人思報復只如紹興府管下縣道見有將帥司專人聚衆趕殺幸而不至於死者及有將催利部吏聚衆毆打至於狼狽幾死者方今行事所宜審重四也時事尚艱民饑無食一縷元氣在此數州急急保

養猶懼不及乃有不干本司之符牒日下本司者紛如
平時恬不知變則其他可知使人寒心五也載惟官雖
有大小體時憂國之心則同職雖有內外奉公守法之
心則一知而不言其為負國是用不避誅斥謹瀝血忱
百拜控申欲望鈞慈念時艱之未寧思民岩之可畏自
今痛革承平繁文之弊追復祖宗忠厚之澤應干各處
文移止行下各處正行干繫官司乞賜劄下戶部農寺
提領財賦所屬照應文書簡約民瘼再甦不勝國脉之

幸所有某狂妄僭言之罪乞早賜罷斥施行某不勝俯
伏俟罪之至都省除已劄下戶部司農寺封樁安邊所
各從所申事理施行外劄付本司照應

申免驅磨慶元府財賦狀

準尚書省劄子備朝奉郎監察御史孫嶸叟奏黃五月
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節文陳存更鑄一官下浙東倉
司理筭制司財賦錢米畢日勒回安吉州居住王安中
汪大有錢牧劉嗣文各降一官資並放罷內大有罷新

任遇赦未許放行注授仍下浙東倉司拘留委清強官
驅磨團結省米上供苗米濟民倉米濟糶局米折變侵
欺開具着落申取朝廷監索施行劄付本司某照得陳
尚書四月二十九日已行離任訖汪制幹預於四月二
十八日先已隨司解任曾到本司辭去訖此外除劉司
理本司先曾按劾申乞且留在任已準省劄從申外今
準省劄行下五負數內所指拘留財賦官王通判錢僉
判牒慶元府遵照省劄指揮施行但本職雖承乏暫為

浙東提舉其見今置司慶元府實係本鄉既在本鄉實不敢驅磨本鄉郡太守帳目古稱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况邦侯此惟臺諫可以論奏惟給舍可以繳駁若身居此邦見任此邦而任責驅磨此邦財賦之利病不涉私庇之嫌則犯苛刻之譏將何面目立措紳間正恐縱是驅磨人亦不信具申朝省欲望鈞慈矜察特賜鈞判改差無干礙監司不係本郡之官徑自驅磨施行以昭聖朝行法之公以全小吏廉恥之節仍牒本府照應

第二申

今月初十日準尚書省劄子入朱紅銀字牌筒珠字記
內引到令某照已行驅磨慶元府折苗錢米及交承錢
銀器帳目具申事某竊照此事緣慶元府實係鄉郡見
今時暫置司慶元府又係見仕于鄉郡以鄉郡之人鄉
邦之官而驅磨鄉邦太守之帳目人其謂何昨已漚控
真忱申乞改委欲望鈞慈檢照元申改委無干礙監司
不係本土之官從公驅磨以昭聖朝公平之治以養國

家忠厚之脉以全小吏知耻守分之節公私幸甚須至
供申

第三申

今月十七日申時準尚書省劄子入潜字號綠漆牌筒
潜字記內引為本司申乞將慶元府吏黃浩改送無干
礙監司驅磨本府折苗等及交承錢銀器等并根勘黃
浩隱寄情節等事竊照某緣慶元府土人於驅磨慶元
府財賦委有妨嫌其黃浩等家財已準省劄備後省所

申以本司有私改委轉運司訖決不敢再有干預兼運
司所行一則曰追都承吏二則曰追都承吏若本司果
曾侵移一物一件則某當削籍投荒以為貪吏之戒若
無侵移則今日在運司猶前日在本司秦晉匹也何以
卑我而動以追吏相脅今為何時有此曖昧不決之事
欲望公朝明賜施行須至供申

黃氏日抄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卷七十八

宋 黃震 撰

公移一

紹興府

試院曉諭榜

咸淳六年
庚午監試

竊惟靈於萬物而為人秀於萬民而為士綱常所賴以
扶持國家所資以共治自昔莫不皆然我朝尤所加重
三年頒詔與郊祀天地之禮均萬乘臨軒視冊拜公孤

之儀等士生斯時而應斯詔亦宜何如其自重哉我
其冠袞然舉首嘿嘿就列各奏所長以側耳鹿鳴之三
章而安意丹墀之獨對士之自重固莫不然奈何士之
貴重歆艷者衆及其既久遂成雜糅市井游手敢乘時
混入以撓羣村鄙富民敢妄意乞餘而濫吹使刻苦平
生待聘一朝之士長廊寸晷既苦於橫目無籍之喧拏
西風走鈴復扼於銅臭小夫之攘竊有識慨歎幾年於
茲乃者恭遇公朝力革斯弊盡復祖宗三日連試之舊

制痛懲市井一時溷擾之囂風披沙石所以揀金去鵝
鴉所以來鳳凡我士類孰不忻忻况越為帝鄉恩數獨
殊於儔等士多魁傑文聲赫奕於方今其能率先四方
倍加自重以無負聖天子所以崇重作新之意必矣何
俟某贅禱况某見申防嫌俟候出院亦何敢贅禱然有
舊遊場居之鄙見或可愛助冒昧稟聞某嘗謂我輩赴
解試便當視如赴省試省試拂明待門寂然無譁解試
或夜半喧呼先索其氣此以解省二其心而未能如省

試自重也今即請自重如省試省試入門徐行彼此禮遜解試或排門填擁相蹴至顛此以解省二其心而未
能如省試自重也今即請自重如省試省試見題就位
即刻操筆往往未午了卷解試或雜聚簾前或紛走廊
廡不覺日西至夜方寤此亦以解省二其心而未能如
省試自重也今即請自重如省試赴解試如赴省試則
赴解試即赴省試氣象雍裕有開必先萬里脩程於茲
發軔其謹之哉其念之哉他或市井游手村鄙富民尚

敢不悛自有法在其為士者謹勿預併乞台照某申稟

又曉諭假手代筆榜

竊照士君子鍾扶輿清淑之氣為天下第一流品平生
讀書三年待試近之榮親在此舉遠之致君在此舉上
之報答造物下之利澤生民在此舉此一字千金不換
之時也此足穀多財之家平日驕我侮我者一旦望我
青雲之上羞媿俯伏之時也近世乃有為微利所動者
反為富民代筆攬取本身元有之祿料而暗虧平生遠

大之前程不曉何見真可痛惜世有富商大賈一旦失其本心者得乞丐人一二糖飴反盡棄平生所有珍寶財產以予之攬掇乞丐為富人而自身情願受飢寒讀書人為村人發解及第而身甘淹賤者何以異此越為帝鄉士風素厚學識素高固萬萬無此近世既多此風不容不僭及之某中稟士農工商各有一業元不相干為士者多貧雖至仕官尚苦困乏惟為農工商賈而富者最為可慶最當知足蓋人若不曾讀書雖田連阡陌

家貲鉅萬亦只與耕種負販者同是一等齊民而乃得
高堂大厦華衣美食百人作勞一身安享不惟一等齊
民不能及之雖貴而為士至於仕宦祿賜有限憂責無
窮亦豈能及之富室若不知足又當何人知足近來風
俗不美富室間不安分更欲揮金捐財假手代筆攘竊
士人科第盜取朝廷官爵敗亂官箴賺誤百姓試且思
量老夭官否故人衆勝天之時雖得熱鬧粗贖婢僕及
至天定勝人之後終納敗缺喪敗戶門有因一時僥倖

之後狂圖交結至重費而敗者有因狃於為富之故習
貪黷犯賊而敗者有臨官不能處事書判不能動筆受
成他人為其所累而敗者比比皆然人若不察耳然此
猶以近世之通弊言也今朝廷清明痛懲弊倖以清入
仕之源前舉省試前名覆試不中尚不沾祿徒然破家
求榮得辱可為明戒今舉又備奉朝省指揮應代筆僥
倖者根究決配本州以人情給解帖者將來覆試不行
知通教官一體坐罰號令方新斷在必行預告富家勿

討煩惱若知讀書之好若慕及第之榮但請福上增修
力行好事子孫必有讀書起家親擢科第者古人有言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某奉勸

撫州

咸淳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中途先發上戶勸糶

公劄

某濫叨牧養適值艱食對越一忱惟欲安富恤貧使彼
此相安而共濟決不敢從事一切抑價勸分置場拘數

使富室或至規避而吏胥得以夤緣也然撫州米貴於斯為極乘時急糴足以接濟鄉曲而利亦在其中否則價平復舊雖欲售不能而鄉曲之怨亦歸之兩失之矣高明當不待多祝職守所係自有不容已於言者謹茲稟控伏乞台照

四月初一日中途預發勸糴榜

撫之風俗素以好誼聞天下近如饒止翁平價濟鄉曲諸孫皆擢高科登顯仕天下無不歆慕之况鄉之人乎

撫去歲偶歉糶價浸踴貴官大室固多出糶乃聞間有
利在增價密售客販反不恤鄰人之告急者又有尚欲
待價未肯出糶忍不思取數之已多者然則好誼之風
何在豈偶為利心所汨人苦不自覺耶天生五穀正救
百姓飢厄天福富家正欲貧富相資米貴不糶人飢不
恤天其謂何況凡仰糶之人非其宗族則其親戚非其
親戚則其故舊非其故舊則其奴佃非其奴佃則其鄉
鄰彼其平日敬我仰我者果為何賴今一旦遇歉竭彼

苦惱無所措辦之錢博我從容儘可通融之粟此之糶
與否彼之死與生君子以仁存心寧不重為矜惻切幾
孚體

四月初五日中途預納上戶四月十三日到州

面議劄

某近二十八日嚴州道上預與專劄懇請發糶蓋民食
到此急矣當沐孚允四月十三日度可到郡至日首屈
車從面叙殷勤切幾垂訪顒俟顒俟伏希台照

四月初十日入撫州界再發曉諭貧富升降

榜

照對本職被命此來專以救荒為第一事對越一念凜凜慄慄固甚欲恤貧亦甚欲安富昨到建德路上已作剗勸諭上戶出榜曉諭細民預行發去外繼此沿途探問乃聞閉糶自若米價日增不知稅戶何以為心甚至聞金谿管下嘗有飢民羣擾富室此固小民之罪獨非富室閉糶之罪乎本職聞閉糶者藉搶掠者斬此辛稼

軒之所禁戒而未晦菴之所稱述兩下平斷千載不易萬一事有不獲已當職安得尚從姑息而已乎今來姑以富室之閉糶飢民之搔擾皆本職前項約束未到之先特於本職入境之初再此開諭併布心腹願與一州之人共集和平之福

一今與富室約不敷數不抑價不置場並不留片紙在官以貽將來吏胥按籍搔擾之患

右請富室念上天之福祐而富我者果何為官

司之委曲而勸我者果何在乘此價踴踊數急
糴種德無限得利亦多本職此來專一為百姓
立而請命於富室富室不聽即以一身歸而請
罪於朝廷無緣敢一日強顏獨飽於飢民之上
惟富室思之

一今與小民約官司既以禮勸富室富室必能以義
救爾民爾民只得小心聽候告糴

右仰爾民當知貧富不同各有天命荒年方仰

富室為衣食父母不可苟生怨望富室之心安分忍耐度此艱厄凶荒之後必有豐年他日尚要做人今日不可胡亂做事有犯到官決不輕恕未能救命反先得罪惟爾民戒之

一急糶者富室也待糶者飢民也官司既不以文移滋吏奸則通此脉絡於公私上下之間者鄉曲好誼之士也

右請貴寓之賢學校之英鄉閭岩穴抱道未仕

之彥各以天地民物為心各以父母鄉邦為念
以義理感動鄉之富者以恩威開諭鄉之貧者
以施行之未當事宜之未悉告為州縣之耳目
不接者其所弘濟何可諭云蓋聞天之生人惟
有愛人人衆不能盡皆契天天定則又時加汰
治凡其飢厄之歲皆其升降之機富室在豐年
賢否未知也及至荒年或惻怛而濟惠或頑忍
而不恤富室之賢否分矣小民在豐年善惡未

白也及至荒年或堅忍而守分或無賴而妄作
小民之善惡見矣賢否既分善惡既見天之升
降生人於斯乎決於是富者或自此而貴顯或
自此而禍敗此升降也貧者或飢過而溫厚或
官刑而滅亡此升降也天道循環自昔皆然但
人生只見目前往往顛倒其中而不自知若瞻
之百年之前要之再世之後高岸為谷深谷為
陵貧富易位升降曉然是可以觀天矣是當思

所以契天矣此皆吾州賢人君子之所素知更
請推廣其說遍諭此意人心不甚相遠必有惻
然動心者須至曉諭

四月十三日到州請上戶後再諭上戶榜

照對救荒之法惟有勸分勸分者勸富室以惠小民損
有餘而補不足天道也國法也富者種德貧者感恩鄉
井盛事也今我撫州不勸分而勸糴者曲體富室之情
也急謀貧民之食也然於富者貧者太守兩有愧色也

於富者何愧愧不能勉其種德冥冥而徒徇其踴價繼
富之私也於貧者何愧愧無以使之感恩富室而反為
此虐惇獨畏高明之舉也太守有人心者也事與心違
而不布其失於境內是內欺其心外欺其民愧益愧也
興言至此涕泗交橫其將何以雪此愧也必欲雪之小
民固不能太守亦不能而能之者獨富室也富室其何
以雪之也米價低昂今權在富室也富室若曰不抑價
者太守待我厚也官不我抑而我自抑之者我自待厚

也均此人也小民終歲勤動以有此粟我何修何為乃
安坐而奄有此粟靜言思之愧也平時而奄有此粟已
不免愧今勤動而有此粟者反不得食此粟而死矣我
安坐而奄有此粟者猶忍斲此粟而不之發又宜何如
其愧也蠶方浴而桑生兒方產而乳生人民徧育於天
下而五穀生五穀為民設也民生飢死矣而五穀尚忍
為我私是猶奪之桑而不以飼蠶奪之乳而不以哺兒
其有媿於天何如也生吾鄉而長於我者吾父吾兄行

也生吾鄉而幼於我者吾子吾孫比也雞犬相聞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少長聚嬉戲平居詡詡笑語一家均也一旦艱食不思分己以予之而反騰價以困之平日之情何在鄉黨之義何取其有愧於人何如也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生於亂者性命之不保又何富之可安自我藝祖以仁立國吾儕小人世世得生長於春風和氣中己未之變亦幾岌岌賴我先皇帝及元老大臣再安宇宙我亦遂得再土此土宅此宅田此田日積月

累以此富是我性命朝廷所生也土田朝廷所保也而富亦拜朝廷賜也生殺予奪皆在朝廷雖貸我粟賦我財或甚而奪我富其何不可今朝廷遣官厚以待我而我猶忍於自私其有愧於朝廷又何如也愧於天愧於人愧於朝廷富室而興言及此恐亦涕泗交橫如太守雪此愧不過自出仁心自抑米價自惠鄉井則可媿者立變而為可榮可賀之盛事也官雖勸糶而我自

勸分也富室而果有能此者糶二千石以上太守自旌賞
糶一萬石以上太守申朝廷補官已有官者陞擢此太守
所以報德決不食言也其不聽者亦不敢強也其州郡前
此勸富室移粟入城數多者亦斷斷議賞如前說也

四月十四日再諭元約不到上戶書判

官司既不抑價上戶自宜糶米其或未受割未赴請者
恐是一位牽於衆位耳儘自不妨但朝廷遣官急救飢
民未入境時先具請割及既入境又自見餓莩滿野却

欲早知各宅何日發糶案備帖再差元投劄虞候稟聞
各宅取發糶日分狀回報以慰拳拳顙俟之心數目借
貫却一切不敢問

四月十四日再曉諭發誓榜

昨當職在紹興府被命之初聞本州大飢而富室閉糶
不勝駭懼即採訪於相隔千二百里之外發劄於未到
二十餘日之先預期十三日到州交事即於當日禮勸
上戶昨日十三已荷上戶如期到州面行勸諭訖但元

請只是在遠約莫非見在州縣按籍點請者比不過畧
請幾人面見一番囑其歸而次第轉諭耳安得人人遍
及竊慮深村遠地未悉此意所合於禮勸次日再行榜
諭通知米貴至此自當乘時發糶官司既不抑價又何
待勸其間好誼之家請自行分潤以惠鄉曲須仰處處
發糶庶幾飢民各有依靠不至遠出流散致荒田作若
十日之內不糶者輕則差官發廩重則估籍點配三辰
在上一語必酬

四月十四日委官覈實諸坊廂人戶糶戶歷

當職入境近城以來多有坊廂人戶陳乞給歷若果係坊廂不容不給其人或自可過活亦不容不審聞本州元行勸糶均及鋪家亦非易事也當職每見所在給歷有錢者計置廂分而多得無錢計置者合當得歷而反不得歷亦有固當得歷而父子兄弟一家正為團結亭戶各為保守以濟時艱團結之法合先有以養之司只今契勘各場未散本錢急先措置俵散不可拘守舊來

弊例又訪聞亭戶本錢官吏不獨欺取於既散之後又且摟借於未散之先上下蒙蔽弊倖非一當職既以鄉人暫持鄉節共救艱難但欲力行好事不忍掩人不備陷之於罪若倉庫有欠速行補足先與明告却當差官點數文字纔足即欲散錢臨期或有疎失法所不恕

行移團結亭丁

本司備準省劄指揮專一團結亭丁訪聞舊例上戶不屑入甲止將中下戶入冊又是具文不曾從實結定遞

相覺察以致近日一番擾亂今仰不問上中下戶比同
編戶一體置牌結罪保明十家結為一甲輪月遞充甲
首應充甲首之戶常切告報同甲之戶各各安心着業
保身惜命度此艱厄再見太平如有生事之人即時同
共禁絕如其不伏即時申聞本場具解本司重作施行
一人身做身當一場無災無難如不申聞同甲坐罪上
戶本不與下戶同列聽令備丁私僕充之總統之權只
在場官一人每十日一次喚上甲首點名告戒若呼喚

統率則在場官各自審擇又安有勸而不糴者乎委曲一言會須響應

專請樂安縣十提督牒

本職超資叨郡專為救荒人微寄重凜莫知措所望惟本州賢人君子自相與出力為鄉曲計耳諸縣除各一面次第詢訪寄寓委其任責轉勸外惟是樂安一邑去州獨遠報應不易倍切苦心訪聞樂安介萬山間每當歉歲卒至乏食所幸不通舟楫境內之米少得淺糴外

處尚可自救鄉里但常年官司排糶止及在縣市戶其
在縣郭外以及四鄉實係辛苦農種根本之民官司反
不暇及蓄米之家遂得公然閉糶邀價吾民無所赴愬
使人惻然今歲艱糶最甚而本職又到官最遲惟有曲
盡人情期於貧富相安不勸分而勸糶不以官司提督
而以寓貴轉懇不經吏手而本職親手接受文書之往
來以此作急救民尚可庶幾萬一今除縣內排糶知縣
照舊例勸分不必更改外其今來本州行下勸糶正為

郭外及四鄉五十四都飢民而設非得士友之賢而有
心力者相與維持家至戶勸則新官一旦之言衆聽無
從遽孚今採輿論分地禮請

四月十九日勸樂安縣稅戶發糶榜

當職被本此來專以救荒為第一事管下五邑已一體
榜諭施行大約外數內樂安一邑又與他邑不同此邑
僻在萬山不通舟楫富家蓄米素無和糶獨有苗斛儘
可以濟鄉曲在五邑中最为樂土邑內風俗當職雖未

能周知如出等稅家彰彰在人耳目者已略得其槩如
詹良卿登仕則甲於一邑四鄉者也曾料院許道州詹
季宏官人曾正則官人曾季同官人詹明伯官人皆邑
內蓄米之多者而中戶又不與焉如康元甫官人周叔
可官人則甲於天授樂安兩鄉者如永豐湖西羅素教
羅連幹之寄莊則甲於雲蓋一鄉者也他如黃景武官
人暨景文景憲景雲等官人四兄弟黃子光官人暨子
大子忠鳳孫等官人四兄弟及黃漢舉官人陳季升官

人陳子清官人黃晉甫官人黃信甫官人丘子忠官人
鄧子清官人張彛仲官人張普卿官人曾季毅官人曾
季常官人鄭榮甫官人鄭憲甫官人與鄔甲頭此四鄉
蓄米之多者其餘當職未能盡知除一面陸續採訪及
懇鄉官次第轉懇今來不以公移勸分而禮請名士宋
節幹等十負分鄉提督勸糶不以官司督促而以本心
之所同然者往來於文書之間不立官價不立官斛而
一聽蓄米之家隨時低昂接濟糶戶凡此豈但為飢民

之計正深所為富室計否則鄰里憔悴啼號其門雖有粟又烏得而食或甚而飢民懷不肖心羣聚瀕洞富家又能晏然而已乎樂安文風最盛富貴者多賢此理曉然正不俟當職察察言也且隨價糶米本未得為濟民事也賤極必貴貴極必賤人棄我取我予此自昔謀利之要術而富室正不當坐失機會之秋豈待官司勸而後糶如前所舉三十餘家官民戶之蓄米者特舉所已知而言之其餘或止能糶數百石或數十石隨其

多寡皆合發糶出等戶不必糾把中等戶中等戶不必
推托出等戶米貴急糶各宜爭先可也然此特取人情
之常簡而易行者言之非敢以薄待吾樂安賢士大夫
也其有能於官司不敢相強之外自發仁心自行好事
自減時價真濟實惠活其鄉井者糶及二千石以上本
州並量其資品隨其志願特加旌賞或徑從本州借補
充節制司準遣糶及一萬石以上本州保明具申朝省
未有官者補官已有官者陞擢此項已牒委提督官保

明申矣其或吝藏如故長價不已亦請提督密具姓名
申及密差人探報當重作施行矣各請孚體毋忽然此
為糶於本邑者言也又訪聞雲蓋一鄉田產當本邑三
分之一而半歸於永豐湖四羅宅之寄莊羅大族也視
利甚輕本亦未嘗不宥平糶而其遠在樂安之莊幹瞞
其主人乘時射利本邑雖不通舟楫而有牛田一小溪
直透吉之永豐一棹扁舟即泄界外實為尾閭雲鄉艱
食則一邑俱艱食矣此項除帖本縣請急移文羅宅覺

察莊幹井請其行下牛田隅保出榜賞一千貫米給捕人籍莊點幹嚴禁戢矣併合榜示

四月二十五日委臨川周知縣滂出郊發廩

榜

南塘饒宅位衆米多向來不早糶論訴者不一當職到任之初欲先以禮勸未敢輕易遽見施行今當職到已過十日開諭再三明言十日內不糶輕者發廩重者估籍矣饒宅乃方行抄劄所居七十七都人戶而延壽之

七十六都七十八都長壽鄉之六十三都皆是饒宅寄
產去處到處人煙皆是饒宅佃戶又恐於置之不卹反
倡為胡說惑亂民情妄稱一都自了一都何饒宅後生
如林無一知畏天地知畏朝廷耶六十四年前戊辰歲
撫州亦曾大歉時朱晦庵之壻勉齋黃先生為臨川知
縣奮然言曰勸糶適足以閉糶惟發廩尚可以活民即
日親出城至河東謝氏莊問其因何未糶守莊者曰元
糶價五百今欲增價也勉齋即立價一百兩半日發盡

謝氏至前待罪勉齋曰汝不發糶至勞知縣為汝作幹
甲汝亟交錢去若別有倉廩仰以實告我更親往價又
減矣謝氏自此盡糶鄰邑聞風相應歲以無飢今日南
塘之饒即前日河東之謝知縣仁者之勇又豈減於勉
齋哉請即驅車親詣南塘將被訴最多之人英一官人
英三官人兩位照黃勉齋例減價發廩不問鄰里之遠
近一切普糶諸位請自次第出糶不伏者亦如之縣事
請縣丞暫權回日仍舊饒宅有拒命者徑與封籍解州

委周知縣發廩第二榜

南塘饒宅米多糶少又不恤寄產之鄰都坐視租佃之
飢餓已請委知縣躬親發廩矣昨本縣申到陳孟八官
楊茂五官陳茂三官三家不糶本州除已差巡檢躬親
前去封倉外今併請知縣就路與開倉平糶兼訪聞長
壽鄉六十三都地名源頭焦陂陳孟八官人米穀在門
首之左右廣西鄉六十九都地名竹山口張曾十翁米
穀在舊屋其男張紹一郎米穀在閔源新屋廣東鄉七

十一都地名上嵩余靖一官人男及同鄉余七三官人各有米在本宅廣西鄉五十六都地名楓塘楊茂五官人亦各有米在本宅皆未肯糶數內張曾十翁至為人鏤榜呪罵落地獄擔鐵枷可想民怨矣此項并請知縣就行覈實一體令其照查監稅陳省元李省元等價每貫會糶米三升穀則倍之不情願者發廩拒命者封籍追解當職本心只欲安富卹貧彼此相安元約十日不糶者發廩或封籍今已過十日之限矣富而恃頑不恤

飢民不從禮勸者若不嚴行是富者愈橫貧者愈困何
以上應公朝差委之命近來吉州太和縣人姓章名庚
因長米價為雷所擊見立碑太和廟前本州因崇仁饒
縣尉為富不仁屢勸不率亦已差旗軍統領追請矣况
無官等戶凡爾富室各請自愛知縣為民父母只得就
此一番出郊賞罰兼行鄉落遍勸務使不拘現錢不限
鄉都處處如此近一貫三升之價方可為民奏凱回縣
鼓琴詩不云乎蔽蒂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勞己以

就民也他日將有指知縣之旅寓賡甘棠之歌詩者勉之勉之

委周知縣發廩第三榜

知縣親行發廩一出經旬徒御亦良苦然吾民則樂矣遐想所至黃童白叟日滿車下伸眉爪掌以伸得食之謝知縣亦必欣然內愜忘其為勞苦也去歲撫州之旱臨川為甚臨川之旱北路為甚東路林麓皆已成知縣蔽芾之陰矣甘路二都如前坪之王宅庫僧米斗二百

足梁岡之鄒郎吳郎郭頭之王秀店邊之諸陳米斗二
百四十足四都如羅湖之吳乙官人許百三承事米斗
又皆二百四十足雖曰出糶飢民何處得許多錢以糶
之然則得食者能幾人歟五十八都如管頭之何和尚
古樓岡下之梁八秀才每斗一百八十雖曰差減而碣
頭之孟宅庫則二百二十矣六十都如黃墓岡庫之黃
秀才雖減十錢如新陂之劉千二郎樟橋之陳千十公
則又二百二十矣五十九都如葉慶二官人出榜每升

三十固為知義而葉十九官人為奴僕夾雜鹿穀每斗
糴百單五何不察也如城塘之吳承事出榜每斗減錢
十五固亦為知義而前坊之劉礦坑之胡擲山院前之
吳皆百八十何不相儆也五十五都如冷水坑之危官
人固為略減而大橋之李亦尚一百九十也東路北路
之飢一也東路荷知縣一行皆已一貫三升聞風競糴
北路如就蒙枉駕所向榜諭有不率者亦發糴一二庶
幾北路飢民無奚獨遺我之怨而百里同風矣旅泊日

久天暑向炎某懷不能已僭以所間告豈弟君子民之
父母庶幾均愛焉齋釀二掇遙寓舉盃相屬之意領畧
感荷驩聲凱還婉美勉齋尚當迎馬首稱賀也

五月二十五日委樂安梁縣丞發糶周宅康宅
米

樂安荒政賴局官提督官盡心已見端緒聞數內愧仁
周九十官人龍義康十六官人尚未從勸甚至中內餓
死之人鄰都謂責有所歸非我之咎惟歎息而不及救

此等吝執既非鄉曲之所能勸若不以官司行之將立而視吾民之死乎本縣梁縣丞廉介自持士民信服帖委前往各家監令照本縣見行市升平糶價出糶價將愈平富室反失機會矣如尚吝執不伏監糶即請飛申本州別作施行朝廷差官救民他皆非所暇恤案只令備榜隨行仍差虞候一名前到丞廳隨直催守

六月初一日勸稅戶陸續賑糶榜

照對荒年勸糶不獨為貧民求飽亦正是為富室求安

本州今春飢民嗷嗷勢亦可慮近荷寄居稅家減價出糶遂得帖然闔郡上下皆當知感為寄居稅家者近想得知遠處間或不得自安而此幸得安亦必內慊於心而私自慶矣但六月一月是為青黃不交每常大熟年分到此六月亦自艱難何況今年古人有言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萬一救不到頭何濟於事自今官司州縣局官提督職事與夫發糶之家到此尤當極力接濟以全人和以迓豐年切不可有一毫玩弛之心行路百里

者半九十為山九仞者虧一簣當職不勝過計之憂除
已具申朝省推行糴米上戶賞格及體訪遠鄉間有閉
糴中止之家節節不住發廩施行外所合備榜州前併
榜帖諸縣再行勸勉

六月二十日委樂安施知縣

亭祖

發糴周宅康

宅米

本州飢民已荷上寓富室次第發糴小民賴以全活今
新稻亦將熟矣獨樂安縣康十六官人周九十官人兩

宅米最多而獨不糶為其鄰甲火佃者多餓死就兩宅中又獨周宅為尤不可勸勸糶提督黃省元代之哀痛至誓天食素者兩月而周宅不恤也至反申縣誣其搔擾本州遂差本縣清官梁縣丞前去監糶令又訪聞縣丞極廉而兩耳目之聰明一旦無以勝吏卒之奸縣丞初欲先到周宅其見已定廳司乃硬押轎番先至康家遂致周官人先期搬藏米穀欲以空倉虛歷欺瞞縣丞稱為已糶本縣契勘此事非知縣親行不可近臨川管

下亦多不糶周知縣照黃勉齋為宰日親行出鄉發廩
故事周行一月到處發廩小民方家家得食目今青黃
不接民命死活只在此數日間帖請樂安施知縣痛省
騶從即日單車躬親前去周九十官人藏米處坪上莊
凹背莊竹園裏莊上巴莊東坑莊陳城渡黃細乙家莊
饒辰家莊南埏莊焦坑莊丁陂莊康材莊等處根括斛
米疾速應糶仍請提督黃省元為民命忍耐莫避仇怨
同行指引以救此一方民命如違即追周官人赴州其

樂安縣事帖委鄰縣廉明之官崇仁縣丞趙兼僉即日
前去暫權候施知縣監糴了日回任即請趙縣丞回本
州僉廳分帖仍各差虞候催行

又再委施知縣榜

撫州稅家無不乘貴糴米樂安周宅乃獨深藏到今豈
其推意正為青黃不接救民之地耶今施知縣領九天
之命為百里之君乃觸暑入鄉為周官人代行幹甲之
職親行糴米實前此所無之事在周宅亦不勝其榮矣

乃聞一境小民過疑周宅他日相害寧忍飢餓不敢糴其米又聞所委梁縣丞不甚振職日飲周家之醇酎晝卧周宅之涼床若果如所聞民將何賴本州呂府判專為救荒而來甚欲一到樂安近以知縣自行任責故遲其行今為何時尚可擔閣帖催知縣行司如本州近委同糴之官不能任事及一境小民疑畏周宅而不敢糴米請即飛報知縣朝有報則府判夕起程當日周宅將見封之米並行普散與遠近之民周家他日安得人人

而治之鄰近小民今日若與速糴尚可使周宅得錢是亦為周宅之計周宅不應反怨糴米之鄰也榜知縣行司仍帖權縣速遞往一日申

六月三十日在城粥飯局結局榜

本州當倉庫赤立餓莩滿野之時荷謝衆力造飯救民此是逐日挨排約至六月盡結局凜乎常恐不繼今六月已盡錢米亦盡恰亦荷謝天地早禾已熟米價頓平百姓小民到處可以趁飯此時真可結局矣但恐窮民

每日喫見成飯一旦失望今於結局日喫飯了更與各給路糧使之回家趁熟

一年壯人不問丈夫婦女每名並支付米二升官會一貫

一孤老殘患之人每名支米四升官會兩貫

一孤幼小口比大口例是減半每名支米二升官會一貫

右各局委官躬親到寺待各人坐地喫飯勿令起身先

次面問審實帶廳從抄劄訖然後逐名就坐處分俵前
項錢米仍仰監局兵彈壓不許喧譁受領訖人次第發
過出寺其監局造飯將官兵士與各寺同共造飯僅行
火頭別行支犒

七月初一日勸勉宜黃樂安兩縣賑糶未可結
局榜

照對本州勸糶實取怒富家巨室之事應干勸糶官吏
及提督寄居士友人人危懼當職為遍申諸司及申朝

省遂各得展布自盡一州賴以存活惟是倉司向猶虛
席未曾申明遂致攬布袋無詞主狀果有訴及在巡轄
等當職已申乞追上詞人審實甘與同罪矣今來契勘
樂安宜黃兩縣管下多不種早禾率待九十月間方始
得熟見今勸糶猶是青黃不接之時未可便行結局訪
聞大姓上戶買游士以假大義分譁幹以愬庸受伺候
倉臺乘機投訴必欲撓敗見行荒政除已具申提舉使
臺乞賜照應外所合備榜各縣通知

六月二十八日禁造紅麴榜

米所以救命酒止於行禮一日無食則死百日無酒不妨故古先聖人拳拳於民食至重酒則除祭祀奉親外餘皆禁而不飲後世官司以酒為利縱民飲酒糜壞米谷此已大闕世道然所壞者猶止秣米耳撫州風俗多飲紅酒不獨醞釀秣米又盪壞食米為紅麴此事最害民食然間猶境內之用耳臨川崇仁接境一帶如白虎窰如上城如馬嶺如航步如衆湖等處專有一等麴戶

壞食米為紅麴公然發販與四方民旅如衢州龍游遍
賣鄰路之狀是絕本州百姓之性命以資四遠無賴之
狂昏其為不仁莫此為甚然在常年喫了飽飯不知天
地不顧罪福猶可諉為習俗之常今經大荒餓死無數
今獲存者皆是更生此時而不痛草又待何時備榜五
處仰麴戶上畏天誅下畏官法日下速行改業別去營
生仍仰都官保正鄰甲各行嚴戒覺察如有故違定行
徒斷草沒圻屋移徙立賞錢一千貫十八界許諸色人

捉造麪器具併見造新麪到州告首即時支賞後於犯人名下追解其餘諸縣分帖請行禁戢

第二榜

到處州郡皆靠酒息又比元額遞年增添獨撫州制於抱息酒戶總一箇大州府只納得百來貫錢無他郡十分之一又是二十年前之額今時酒價比舊增多多少而納官獨無分文之增是撫州一郡利源全歸酒戶縱不得此百來貫亦初不計利害今酒戶反敢頡頑驕傲恃

此身為官司趨辦之人動輒羣到官司喧闐本州近以大荒之後米穀可惜自於城外六七十里航步等五處禁遮年販泄外州麴戶壞米為麴於在城初無榜文於酒戶初無妨礙乃亦與麴戶平日人情稔熟之故成羣到官橫身攔截欲借酒戶官錢之名求免麴戶私麴之禁酒戶自擅州郡之利州郡未嘗仰酒戶之息果何所恃而自認為驕子耶罰不及衆蕭必達為倡首之人疎長枷鎖錮身引押下盦麴壞米地頭白虎窰上城馬嶺

航步衆湖五處各示衆一日取各處鄰保及兩都都官
已號令訖狀申如酒戶向後再有紊煩定取會鄰州二
十年前酒額比對見今酒額照例增錢

第三榜

紅麴壞食米撫州經此飢荒人得更生之時合盡照金
谿縣例以麴麴為白酒昨緣請教於寄居尊上程帥參
故於在城酒戶畧開一路而特禁村市造紅麴之家今
在外者未必皆盡依官司之禁而在城者反先犯官司

之禁自早米新熟盪造已及一月酒戶若了自店之用
儘已有餘却又代為村市多造公然販出城外如此則
是本州之禁村市盪麴專為在城酒戶等一網兜盡利
源之地而於愛惜食米初未有益也截自八月初一日
為始並不許酒戶市戶等私盪紅麴如有已盪造者須
於三五日辟邏了當莫留遺蹤初一日以後有造者並
照村市已行約束賞錢一千貫許諸色人告首犯人重
斷移徙仍榜九門自廿五日為始並不許人搬販紅麴

出城有犯並根究蠲造之家照前項約束施行門頭守把軍人隱蔽縱容重斷開落名糧

七月初一日勸上戶放債減息榜

近據晏府新恩劄狀稱本州上戶放債取息有至合倍以上者乞行禁戢當職讀之駭然最是去秋大歉小民必是無可還債今年春夏飢餓必是債上添債今秋若因稍熟上戶便欲一頓對合取償則小民今歲之苦更甚於去歲之荒矣是雖盡與蠲閣可也但念其貧富相

資世代相聚不敢行官司一旦直截之令反絕小民他
日求債之門先布腹心曉諭上戶上戶若非讀書興家
亦是積德致富義理所在其誰不知請自今脫去凡近
致身廣大念性命本同一源知人我本同一體財貨不
過外物貧富久必易位將利債痛減分數許鄰佃量力
漸還種德無窮永保富厚如或故違則有法在

詞訴約束

照會當職已入州治合受民詞今預期開列約束下項

一詞訴總說

訟乃破家滅身之本骨肉變為冤讎鄰里化為仇敵貽禍無窮雖勝亦負不祥莫大焉但世俗惑於一時血氣之忿苦不自覺耳撫州禮義之鄉何有於訟近亦間負珥筆之謗識者固羞之况當飢歉之餘正宜省事之日譬如病後將息為上又豈人戶爭訟之時惟是當職德薄不足以任教化之責恐或者未能忘訟勉為依例開放以通民情

一詞訴條畫

不經書鋪不受狀無保識不受狀過二百字不受
一狀訴兩事不受事不干己不受告訐不受經縣
未及月不受年月姓名不的實不受披紙枷布枷
自毀咆哮故為張皇不受非單獨無子孫孤孀輒
以婦女出名不受應受者隔夜拋箱當日五更聽
狀並先立廳前西邊點名聽狀了則過東邊之下
一詞訴次第

國家四民士農工商應有詞訴今分四項先點喚
士人聽狀吏人不得單呼士人姓名須稱某人省
元其為士而已貴與蔭及子孫有官用幹僕聽狀
者隨附士人之後幹僕却呼姓名然須有本宅保
明方受士人狀了方點喚農人須是村鄉種田務
本百姓方是農人農者國家之本居士人之次者
也餘人不許冒此吉善之稱農人狀了方點喚工
匠應干手作匠人能為器具有資民生日用者皆

是工匠狀了方點喚商賈行者為商坐者為賈凡
開店鋪及販賣者皆是四民聽狀之後除軍人日
夕在州有事隨說不須聽狀外次第方及雜人如
伎術師巫游手末作末作謂非造有用之器者牙僧舡稍妓樂
歧路幹人僮僕等皆是雜人此外又僧道亦吾民
為之然據稱超出世俗不拜君王恐於官司無關
官司不欲預設此門

一詞訟日分

自六月為始每月初三日受在城坊廂狀

六月初三日私

忌改用初四日

初八日受臨川縣管下鄉都狀十三日受

崇仁縣郭及鄉都狀十八日受金谿縣狀二十三

日受宜黃縣狀二十八日受樂安縣狀自後月分

周而復始其有不測緊急事自不拘此限但常事

不許挾緊急為名

樂縣尉絕戶業助和糶榜

故南城縣尉樂迪功名誼初在南城曾求錢氏嬰兒為

子兩歲而夭又嘗求幹人徐順十歲女聖姑為養女改名妙聖今亦已嫁人縣尉嘗娶妻而中休已改嫁江東饒運幹縣尉子然一身身死即為戶絕死後其族姪文郁嘗自立其子惠孫欲追繼錢氏兩歲之子其養女妙聖亦嘗冒稱縣尉親女兩歲未成殤既無立後之法幹人所生女難名本官之親於是其家蕩無主者外親內族下至幹僕紛然搶攫數世之積一旦而空其族初以聞之縣縣不敢問本縣繼以申之州州亦不欲問及衆

忿不可遏羣訴於州本州委司戶吳兼僉檢校徒有屋
柱存焉耳雖司戶曉事逐漸挨索所謂存十一於千百
竟何補哉此樂縣尉戶絕之大略也在法戶絕惟當沒
官本州念樂氏乃侍郎名史之後侍郎為撫州在國朝
破荒登科之人亦江西歐曾諸老未出時先以文學顯
名本朝之人侍郎之後雖不止縣尉而有官有生計尚
惟縣尉若盡沒官亦何忍哉今為繼絕以其餘者沒官
以其沒官者為鄉曲誼事庶幾兩全耳繼絕之法當以

親論施詳樂宅宗支自五世祖名友諒之下凡三位樂
十官人一位也樂十一官人一位也樂小主簿與縣尉
共一位也主簿先絕今可為縣尉之後者惟十官人十
一官人兩位耳十一官人生兩子長文郁長者法不出
繼次困已繼主簿所可為縣尉之後者又惟十官人一
位耳十官人生三子長文煥長者法不出繼其第三人
不學而開染店就此位可立者又惟中子名文炳耳文
炳現年已二十五歲雖亦失學而粗能書寫畧通文理

不獨於本位為親亦視諸族為優今立文炳以繼縣尉之絕照條三分給一至二萬貫而止以田產屋宇山林房廊雜產牛畜通計價直而給之此外有公奩者比文炳多開一世服屬已盡又年已三十八書寫不成字當來族長保明與文炳同到官今既不在合立之數量撥一千貫以給之喪葬於條撥五百貫今時異事殊物價工作皆貴兼樂縣尉身後可念與增給至一千貫凡此於戶絕均給之法多給二萬貫內妙聖既為養女縣尉

別無親而鍾愛之順其生前之心給一萬貫本人已曾
佔田產據銀器却與比折通筭內樂困省元與縣尉同
戶而元亦係繼絕法無平分除縣尉在日已給外特與
給五千貫文郁曾以其子惠孫為縣尉之孫知其不可
先自引退此有識者也謀繼不遂特給三千貫困與文
郁既給則十一官人位下均及之矣文炳既立紹家業
二萬貫其親兄文煥親弟文明本不可再望然均於縣
尉為四從姪縣尉絕而戶產分寧無獨遺之憾文煥文

明亦各給一千貫如此則十官人位下亦均及之矣既用繼絕之法又用均給之法侍郎有靈亦知官司於樂氏無負况縣尉乎此外没官夫復何說然官司非利之也三邊未撤戍和糴不可免本州和糴者四縣與建昌軍以四縣應和糴土產人戶大畧相當前官失於申明糴數乃數倍於建昌譬之舟載非力勝矣民之困苦亦難言矣本州近雖以阿鄭三鄒譚胡等莊没官充軍餉未蒙比折減糴申請於上而愚言未必盡效目擊民瘼

朝夕痛心今姑以樂宅沒官之物少寬之內椿到元米
二萬一千有零鄉石禾一萬一千有零秤及今年新租
及索到被搶銀器二千二百餘兩金器三十二兩并見
錢會子並責付引監本宅幹人糴米以充和糴候見數
目却以將來拋降糴本計筭若可招糴湊足則竟與免
敷派或尚有欠少則作劄分致上戶以盡免中下戶價
既比常年特增數又比常年特減亦是寬民此係寬今
年和糴者如此其沒官田畝雜產就將樂縣尉水次一

莊立為和糴莊自咸淳九年以後歲收所入除合苗稅外並補助和糴派數以寬衆力此莊既立將來豈無興念遇機會撥添者此係寬將來之和糴者如此此外尚有玉帶一條恐是樂氏先世舊物兼幹人亦難責其倉猝變賣特給還繼絕之文炳其喪葬錢一項恐物業難於一旦變錢又新租已充和糴猝急無可支用亦合將錢會金銀紐計付之但須喪葬有期責付最親位樂困省元主張文炳同領辦事方可今即付之恐或他用耳

樂宅四幹人計置獄吏會子李宅幹人計置獄吏銀器
並勒具引監并充招糴助入和糴山林房廊雜產勒四
幹具數引官牙點踏估價通計貫數以憑撥付立繼者
均給者沒官者各置干照收執備榜州衙及市曹通知
候見數目撥定申諸監司照應其各幹侵盜主財情罪
別呈斷

招糴免和糴榜

照對本州稅戶之困於和糴久矣然三邊未撤戍和糴

無可免之理且朝廷初立官價何嘗虧民特以時異事殊鄉價每增而官價如舊又湖廣綱運路遠押官必多求加耗遂致人戶不能無重費爾當職猥以非才竊食此邦日夜思所以救此嘗力申裁減不從遂以樂縣尉戶絕見管米并索到各幹侵盜金銀器等責令變賣湊添糴本自為民戶招糴一年全不敷派方措置間又再準運司於元派七萬二千五百石之外增派通作一十萬石糴數既增難盡招糴今除元派下七萬二千五百

石自照本州已行將樂宅錢米照鄉價湊補及多方回
糴以寬民力外所有運司續添和糴二萬七千五百石
本州既無力可併招糴只得照官價派糴然今年既增
糴數比去年三停加一則人戶去年糴二百石者今年
合糴三百石今來本州既將元數招糴外則續派之數
不惟比去年不增又更於去年元派之數再減十分之
四以寬上中戶其常年所派下戶則並與免派庶上下
皆寬本州稅戶須仰體朝廷和糴餉邊正為內地安靜

之計家國一體痛痒相關正是為民非是厲民見今科撥已下取運將到數目既輕速了為上官司既不比常年多糴則稅戶亦不可比常年遲誤切宜孚體

起營寨榜

營房損漏兵官不得替移霖雨經時有司先葺營寨此國法也本州軍人無屋可住者十居八九稅賃居止既費房錢軍民雜處動或喧闐當職心甚念之近行下諸營計料本案中以一家有三四名軍請者可以併住其

說良是以本司費用不敷也然恐家口既衆苦於窄狹
今有一家三名者可起屋兩間父子一家兩名及一名
者却各照舊止起一間春雨方興宜急為計案即喚各
營軍頭筭計定數定限來日吉日責錢付工匠作頭交
領責限分頭早辦仍榜諭通知

咸淳八年正旦曉諭敬天說

照對本職非才承乏不能一毫有補於民每五鼓行轎
率見街市挂天燈供天香輒為欣喜盖人知敬天何事

不善此本州風俗最好處今當歲事更新敢演敬天之
說為告

一日月星辰風雷雨露皆是天

凡皆顯然在目名曰造化以長我育我又生五穀
蔬果以活我性命若使有一欠闕我便無以為生
於此無一不敬方為敬天

若拜祭塔廟迎引社會枉費財物等事皆是信
邪造罪即非敬天

一朝廷是天

天生太祖皇帝以仁立國今我皇上恭儉厚下凡
前代嚴刑重斂遊幸土木調遣征行干戈爭戰擾
民之事一毫無之上自堯舜方見本朝我生何幸
得在今日此等恩德將何以報又其行事皆是代
天如立條法是禁姦戢暴使我歸善如取官賦是
養軍衛邊使我安樂於此知慚知愧依公服理以
上體朝廷使天下長長如此太平方為敬天

若自逞雄豪不有官法皆非敬天

一父母是天

天生萬民生生不息故父母之氣便是天之氣父
母生我父母便是天自父母又分為兄弟宗族內
外姻眷無非此一氣於此能備盡恩愛方為敬天
若為財物所昏為血氣所使一有違忤皆非敬
天

一自身亦是天

人身四肢百骸皆從鼻息取天之清氣以能生活
如魚在水以水而活其理一般故凡我之舉動言
語非我自能之也皆天也至於人之一心又為一
身之主虛明知覺名曰天君我舉一念人雖未知
此心先知即是天知人必先使此心端正方為敬
天

若起念害物或欺心瞞人皆非敬天

右請因平日敬天之心新年更推廣敬天之實風俗日

美長享太平不勝幸甚

咸淳九年正旦再諭敬天說

照對本職每見吾民五更早起點天燈燒天香不勝贊
喜去年正月初一日因作敬天說就行奉勸近來風俗
尤好詞訟頓稀年穀豐登疾病不作此皆吾民敬天之
效可賀可賀今年又見新正新者作新之時正者正始
之日天燈熒煌天香紛郁神明在上此心肅然邪念盡
消耳目聰明四肢百骸亦皆輕爽此時此心直與天一

豈不樂哉吾願吾民而今而後自正月初一日至一年
三百六十日自天燈天香至事父母友兄弟處宗族接
鄰里應干交財買賣諸事百為此心常新此心常正此
心常敬天明明上天隨處照臨則吾民自作多福長享
太平其樂亦無窮矣謹因新正再此奉勸蓋當職不憂
吾民敬天之心不常只憂吾民敬神之心不的神者日
月星辰風雷雨露顯然在眼變化莫測故名曰神若與
人相似可與人接則非神矣今世俗不以天神為神反

裝塑泥像有手有脚不能舉動亦名曰神此尚不得與人為比豈得謂之神哉且神者生我者也養我者也此真神也我賴其造化者也有恩當報故宜敬之泥神者待我捏成者也待我供養者也此泥塊也非神也反出於我者又何恩可報乃反敬之楚國語云民匱於祀此言楚俗淫祀因此匱乏吾州舊亦楚地其以泥塊為神至於罄竭家財作會祭賽蓋積弊然也兩年以來已荷吾民信行當職之說專一敬天不祭邪神災害不生闔

境平安深恐當職去後把捉不牢自信不過又祭邪神則所謂敬天者有名無實有始無終不免諄諄預此再勸當職春夏官滿即歸明年正月一日不及勸吾民矣故不勝拳拳無窮之祝謹聽毋忽

燒划船公帖

傳九二故違約束鼓集惡少划船迎神為生事害民之端從輕勘杖一百編管鄰州詞人自便仍帖三廂索上神廟僧寺人戶划船並赴教場十六日焚毀帖諸縣一

體施行

逐婺源注疏人出界榜

當職昨日出迎詔書見文昌橋上帖婺源廟注疏印榜此必有師巫廟祝之徒來此騙脅吾民帖三廂官徧在城內外揭毀其榜搜逐其人限一日取肅靜狀申外四縣帖請一體行若客店停着者杖一百或本州有為之道地幹緣行疏者徒斷移徙榜示州前仰吾民各自敬畏天地孝養父母遵守國法世界道理不過如此若捨

此不顧反信邪費財奉事泥塊必罰無恕

咸淳七年中秋勸種麥文

二月十五日勸農勸種稻也此州縣自古之所同也八月十五日再勸農勸種麥也此本州今日之所獨也何天下州縣皆不勸種麥而本州獨勸以天下百姓皆種麥而本州獨不種也本州百姓何以不種麥以不曾知種麥之利不曾受不種麥之害也去歲大旱今歲米糶百錢一升餓死者無數其幸而不死者亦曾吞飢忍餓

或典田賣地或生錢做債或乞歷告糶皆是寒寒泠泠
拖兒帶子奔走道路立在稅家門口含淚哀告喫盡萬
千苦惱方纔救得殘命當年若曾種大麥望着四月便
飽喫麥飯何至受許多苦惱是我本州百姓今年曾親
受不種麥之害矣既曾親受不種麥之害便當急圖種
麥之利種麥之利爾民未知今太守為爾言之每年春
夏之間舊穀既盡新穀未種天特生麥以濟缺乏使爾
人民喫此麥飯種此禾稻循環接續常得飽足故農為

國之本麥又為農之本是麥之功甚大也大凡種稻須用凍耕熟耘須用霑體塗足惟麥則不然及秋而種天氣未寒初夏即收天氣未熱種於乾地手脚不沾泥水鋤塊而作孔亦可種犁地而撒子亦可種是麥之事甚易也近世有田者不種種田者無田爾民終歲辛苦田主坐享花利惟是種麥不用還租種得一石是一石種得十石是十石又有麥稈當初夏無人入山樵採之時可代柴薪是麥之所收甚多也其功既大其事甚易其

所得又多麥之利如此不知爾民何故不種或謂本州
不宜種麥太守竊謂不然一般天時一般地利未說天
下世界且說江西其地十州皆種麥何故撫州獨不可
種撫州外縣間亦種小麥何故臨川界併小麥不可種
或謂撫州近城多是沙地故不可種太守亦竊謂不然
麥宜高燥山地皆種山地何嘗無沙且沙地只是滲水
易得水乾今繞城既已盛水種稻何為不可乘高種麥
太守為爾再三思量只是撫州田土好出米多常年喫

白米飯慣了厭賤麥飯以為麤糲既不肯喫遂不肯種
祖父既不曾種子孫遂不曾識聞有碎米尚付猪狗况
麥飯乎然此不可之大者也天生二麥以為農種之本
而爾農棄之乎麥跨四時最得中和之氣而爾農棄之
乎自古聖賢皆勸種麥而爾農棄之乎貴為天子尚且
嘗麥而爾農棄之乎尊如宗廟亦必薦麥而爾農棄之
乎貧者尚飡糟糠而爾農棄麥不食乎荒歲尚食草根
而爾民棄麥不種乎今夏艱食固是受不曾種麥之害

去年大荒亦未必非不肯種麥之報常年享了快活故不肯種今年新經苦惱何可不種今告爾農連羣合本早糴麥種及時多種無力出境糴種者田主助之既得稻熟又得麥熟貧者可以飽足富者可以免擾田里相安即是太平太守不勝苦切勸諭之至

咸淳八年春勸農文

每歲二月朝廷命郡太守勸農於郊以民生性命在農國家根本在農天下事莫重於農故切切然以此為第

一事近來反因歲歲講行上下習熟視為文具今太守是浙間貧士人生長田里親曾種田備知艱苦見撫州農民與浙間多有不同為之驚怪真誠痛告實非文具願爾農今年亦莫作文具看也浙間無寸土不耕田壠之上又種桑種菜今撫州多有荒野不耕桑麻菜蔬之屬皆少不知何故浙間纔無雨便車水全家大小日夜不歇去年太守到郊外看水見百姓有水處亦不車各人在門前閒坐甚至到九井祈雨行大溪邊見溪水拍

岸岸上田皆焦枯坼裂更無人車水不知何故浙間三遍耘田次第轉摺不曾停歇撫州勤力者耘得一兩遍懶者全不耘太守曾親行田間見苗間野草反多於苗不知何故浙間終年備辦糞土春間夏間常常澆壅撫州勤力者斫得些少柴草在田懶者全然不管不知何故浙間秋收後便耕田春二月又再耕名曰耕田撫州收稻了田便荒版去年見五月間方有人耕荒田盡被荒草抽了地力不知何故雖曰千里不同風撫州不可

以浙間為比畢竟農種以勤為本古人有云人生在勤
勤則不匱又曰農夫鹵莽而種之天亦鹵莽而報之此
理安得不同想爾撫州穀米價平不知艱苦不將為事
去年春夏間農種百姓也喫了些苦今年若不省懼何
以契天太守自知德薄言輕勸人不行去年特地勸種
麥爾農尚不肖聽今春是常例勸農爾農又何緣肖聽
但上下一體休戚相關爾農若欠飯喫憂責盡在太守
是不容不痛告幸爾農思量去年分外爭氣自今勤謹

上契天心迺續豐年大家安樂不勝幸甚

咸淳八年中秋勸種麥文

太守去歲特特勸爾農種麥爾農何故尚多不種或謂
田主以種麥乃佃戶之利恐遲了種禾非主家之利所
以不容爾種不知主佃相依當養根本佃戶夏間先收
得麥則秋間有本不至欠租亦是主家之利况收麥在
四月種禾在五月初不因麥遲了種禾縱使田主不欲
多種撫州無限山坡高地又因何不種今年本州禁蠶

紅麴既無紅麴須用麴麴明年麥必直錢此正是爾農
種麥之一機太守故不敢憚煩特再勸明年太守官
滿不復在此勸爾種麥矣若不種將來萬一天時不
測肚飢無可接濟莫教思量太守之言太守勸爾至再
其情切矣幸爾速種毋或失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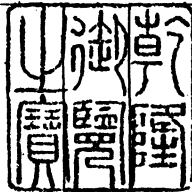
咸淳九年春勸農文

朝廷第一重農特令州縣長官親自出郊勸農然農是
百姓本業初何待勸若論撫州風俗却有不容不勸者

農以麥為本撫州獨不種麥遂致中夏無力發本布種
昔潭州亦不種麥自真相公做安撫勸令種麥百姓遂
享其利今太守甚媿德薄勸爾農不行近金谿知縣新
到嘗面議外州糴麥種發下各都諸縣必能一體施行
爾農今後切須種麥此不容不勸者也農以桑為助撫
州獨不種桑養蠶遂致中夏無錢解債納官昔襄城縣
亦不種桑自范丞相做知縣令犯罪者種桑聽贖百姓
無不競勸今太守雖媿昏庸勸爾農不早近金谿知縣

新到亦嘗面言本州最多荒山野地纔種便成諸縣必
能次第講行爾農今後切須種桑此不容不勸者也田
須秋耕土脉虛鬆免得閒草抽了地力今撫州多是荒
土臨種方耕地力減耗矣爾農如何不秋耕田須熟耙
牛牽耙索人立耙上一耙便平今撫州牛牽空耙耙輕
無力泥土不熟矣爾農如何不立耙田近溪水須逐段
作埧捺水田不近水須各自鑿井貯水今撫州一切靠
天五月不雨立見狼狽十日連雨亦無停留爾農如何

不自做箇意智此皆不容不勸者也太守兩年在北雖無力及民然與爾農曾共荒年今次勸農又當官滿將去言語不覺苦切爾農可自思量



黃氏日抄卷七十八